

中国快递之乡的传奇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国家邮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军胜在今年做工作报告称，中国快递业已经连续6年每年增长超过50%，中国已成全球第一快递大国。在全球每年约700亿件的快递量中，中国占了300亿件。而占据全国快递半壁江山的，竟是一群来自浙江杭州下属县级城市——桐庐的快递企业，其中就有快递界闻名的三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和韵达，而且它们之间关系颇不寻常。中国民营快递为何发轫于桐庐？“四通一达”的恩怨交织背后，是怎样的乡土逻辑？今年花开季节，本报记者去桐庐采访调查。

欢迎晚宴上，习近平主席一番话发人深省，为下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确定基调、指明方向——

“中国有句俗语，万丈高楼平地起。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带领两国对发展中美关系抱有良好愿望和热情的建设者，把中美关系的大厦一层一层建设好，使之更牢、更高、更美。”

45年前，中美重启交往大门。45年来，中美关系不断发展。

习近平主席说：“中美关系今后45年如何发展？需要我们深思，也需要两国领导人作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

——摘自新华社《把中美关系的大厦建设得更牢、更高、更美——记习近平主席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2017年4月8日）

万丈高楼平地起

背景资料

万丈高楼平地起：再高的大楼都要从平地修建起，要把基础打牢。也比喻事物从无到有。

中美建交：说到中美关系的“万丈高楼平地起”，就绕不开中美建交，破冰之旅正是在45年前。那时，从美方来说，经过长时间对新中国的孤立政策，逐渐意识到外交政策的失败，而当时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劣势，不得不考虑改善中美关系。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几年后，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抓住机遇，促成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中美之间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谜一样的桐庐帮发源地

从杭州乘长途大巴向西南90公里，便可到达位于千岛湖畔的桐庐县。桐庐群山叠嶂，富春江由南而北纵贯全县，元朝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描绘的便是桐庐山色。

一进县城，江岸几幢新建的商务大厦颇有气势。记者一提到“快递之乡”，出租车司机立刻兴奋起来：“很多快递老板都是我们桐庐人！桐庐人出去干快递的也很多。”据统计桐庐县常住人口40.6万人，而外出从事快递行业的就达到5万人。“出去做快递的人把钱带回来，也搞活了当地的经济。”县宣传部的一位科员告诉记者，他有好几个亲戚都在杭州跑快递。

如同晋江帮占据了体育用品行业的半壁江山，桐庐帮也在各路资本混战的快递业“三国”中居其一。申通董事长陈德军、圆通董事长喻渭蛟、中通董事长赖梅松、韵达董事长聂腾飞均来自浙江桐庐县。

从县城出发经过一小时车程，当公路两边出现一些中西混搭风格的别墅时，子胥村到了。子胥村是陈德军的老家。村里人讲，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人投身快递行业，并且几乎都效力于申通。子胥村各处坐落着30多幢别墅，这些别墅的主人都是全国各地申通网点的老板。

对于陈德军来说，少年时的回忆更多是苦难。1985年，15岁的陈德军初中毕业后被迫辍学，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为了补贴家用，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去学木匠，每月工资仅30元。如今陈德军不断在全国各地捐助助学，甚至在老家村里捐资修了一座申通小学，这与他少年失学的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村里一位名叫陈贵法的老人接待了记者。老陈带记者看了该村的礼堂和老年活动中心、为低收入者盖的21幢住宅楼，光演出礼堂，就花去了申通捐的500多万元。在河边四五层的高级别墅中，最贵的花掉了2000多万元建设成本。而更为令记者惊讶的是，村前那条常年流淌的溪水，通过一级级净化，洁净到能直接喝的程度。陈老说，光这条小溪治理就花掉了近百万元。

出了子胥村，继续往深山里走，分别是歌舞村和夏塘村。歌舞村是申通快递董事长赖梅松的老家，夏塘村是申通创始人聂腾飞和韵达快递董事长聂腾云两兄弟的老家。这两个村子同样是别墅林立。在夏塘村，聂家修筑在河边的两栋豪华别墅特别显眼。门前一座“腾飞桥”横跨河上，是为纪念“桐庐快递第一人”聂腾飞而修。1999年，聂腾飞因车祸英年早逝，申通被交给他的哥哥陈德军掌管。

如今，夏塘村一共680人，222户人家，有300多人在从事快递业务。在村子的某些角落，时不时就能看到一辆辆高档轿车。逢年过节的时候，回村的公路上小轿车就会排成长龙。

靠民营快递业出名的桐庐

“我们村里小孩子生下来就会做快递，看都看会了，听也听会了。”在桐庐县夏塘村，村干部说，村里有680人，其中300余人在外做快递生意，留下来的50岁以下的中青年不到20人。

1993年，20岁出头的聂腾飞和詹际盛发现，杭州很多贸易公司的报关单需要送到上海，若通过邮政来投递，最快也需要三四天。为了不耽误货物出关，这一过程往往时间紧迫，报关单第二天就必须送到上海。杭州的贸易公司普遍为此头痛。

由此，两人萌生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快递雏形”的想法——帮助这些贸易公司把报关单在第二天送到上海。

于是，聂腾飞和詹际盛双双从印染厂辞职，创办了申通公司，聂腾飞任总经理。当时杭州到上海的火车晚上八九点出发，次日凌晨三四点到，票价15元。两人商定：聂腾飞白天在杭州拉业务和接单，每份报关单收100元，晚上坐火车到上海，第二天凌晨詹际盛在上海火车站接应，再把报关单投递到上海市区。

两人管这种业务叫“代人出差”。这种前所未有的业务一经推出，大受杭州贸易公司的欢迎。即使起步阶段每天只有一单的业务量，100元的价格减去15元的车票，85元的高毛利，也让申通得以生存壮大。第一年，在奔波的艰辛中，申通赚了近2万元。

1994年，聂腾飞利用赚来的钱，在上海开设了快递网点，负责收取外贸回函送回杭州，并请来大舅哥陈德军帮忙坐镇上海。而詹际盛离开申通，和弟弟詹际伟另起炉灶，打起了“天天快递”的招牌。

随着业务的扩大，聂腾飞发现，人手不够用了。他很快想到了桐庐的乡亲们。快递这个行业对于快递员的信用有着硬性需求。而江浙人历来重视宗族观念，来自乡里乡亲的快递员，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带着包裹和信件中途消失。因为一旦他这么做了，就将被全村人抛弃，永远都不能回到家乡。

聂腾飞的成功，吸引了桐庐的亲戚朋友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江浙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他们愿意为了赚钱而远走他乡。聂腾飞想到：如果大家分散到各个城市，就可以把沪杭的线状业务变成区域乃至全国的网状业务，如此一来申通的业务量将呈几何数级增长。

就这样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随着聂腾飞把“申通”的业务逐步扩大到长三角，桐庐的快递从业者也从夏塘村和子胥村，扩展到了钟山乡，乃至桐庐的所有辖区。这些“申通”的跟随者中，喻渭蛟的妻子张小娟曾是“申通”的财务，赖梅松的合作伙伴曾经是“申通”的分公司经理，聂腾云其时跟随着哥哥聂腾飞在“申通”负责慈溪分公司，日后他们分别创立了“圆通”、“中通”和“韵达”。

据桐庐县商务局最新统计，全国由桐庐籍民营企业创办的快递企业已达250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20万，年营业额300多亿元，占据全国快递行业将近60%的市场份额。早在2010年，中国快递协会就授予桐庐县“中国民营快递之乡”称号。

肯吃苦、能抱团的桐庐人

一位2000年进入申通的负责人笑言：“当年押车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最后房东忍不住问我们是不是小偷。”创业艰难百战多，但桐庐人能捱得住，因为家乡实在太穷了。

2013年秋天，坐在上海总部宽敞的办公室里，赖梅松西裤下穿着一双千层底布鞋。他说，他初中毕业后，因200块钱的困难不能继续学业，开始外出打拼。这几乎是第一批桐庐快递员共有的经历。

一位申通的地方分公司经理说，在加入申通前，蹬过半年三轮车，“我还记得14岁去印刷厂玩的时候，看到我们老总（陈德军）搬着一大卷布的情形。”

1993年，申通在杭州市湖墅北路的一间破屋子里成立时，只有一副桌椅，一个沙发，六七个人。这位分公司经理说，很长一段时间，他晚上都是趴在老板桌子上睡觉的。

送件也苦。坐火车时常没座，抱着货站一夜。陈德军在上海骑自行车送货时，半年不到，翻烂了10张地图。

一直到2009年，新邮政法出台，他们才告别了“黑户”日子。此时，创业十多年后，申通才敢把“快递”一词加入公司名中。

加盟，是申通最先采用的有效“武器”。自上海、杭州、宁波之后，它迅速铺开了深圳、苏州、无锡等地的网点。“做了一年，聂总给我4个人，让我去苏州干。”当地分公司经理回忆。在那些空白的地方，先到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当圆通6年后进入苏州时，仅能分到申通业务量的1/10。

加盟制的特点是网点除了向总部缴纳保证金、中转派送费和信封面单费以外，自担成本，自负盈亏，从上到下都是“老板”。

有趣的是，有一年“双十一”前夜，马云接受采访时说：“所有快递员把爸爸妈妈、二姨等都拉出来做快递，这是了不起的企业家创业精神。”

“快递员最自豪的是什么？走遍全国，一分钱不带都能解决吃住问题，因为到处都有网点，都是自己的同事。”申通快递总裁助理陈贤红说。

“有人说快递业创造了就业岗位。实际上很多人起初正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干起快递。”赖梅松说，申通快递去年增加就业岗位6万个，今年创造就业岗位10万个。按照现在的情形推算，到2020年，申通的平台将超过100万人。



图为桐庐县的快递工人正在打包装箱。张军摄（人民视觉）

一位山东老人跨越时空的调查

本报记者 陆培法

现任台儿庄战役研究会顾问、83岁的任世说，台儿庄战役爆发时他只有2岁，父母抱着他死里逃生。

1997年，从山东滕州官桥中学校长岗位退休后，任世说并未在家清闲下来，而是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调查日军侵华罪证。

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门口的电瓶车游览车上，本报记者与老人任世说的交流竟忘记了时间，一发不可收。

退休的第二天，62岁的任世说骑上一辆自行车，拿着笔记本、地图，揣上女儿用的胶卷照相机，从城市走进村落，从村落走进大山……

任世说用了20年的时间，走了六七万里路，走访1500余个村庄，访问5000余名知情老人，用20多本笔记本记录下百余万字，拍下1000多张重要照片，从苏北到鲁南，总共记录了190多次的大小战争。

“在台儿庄大战中，日军的伤亡程度是怎样的？这些在当时是不知道的，而现代更不被人知晓。但是从我的记录上

看，日军仅仅是中队长和勇士级别的官兵伤亡人数就达到200多名。”任世说，在临沂沂南一个村，一位姓高的老人告诉任世说，在他们逃亡的那段时间，村民王某的房后埋了8个新坟。新坟引起村民的好奇，扒坟一看竟是8名日本官兵，其中有一名胸口有手枪的官兵。3年后，任世说得到一份日本资料，恰恰提及了这8名官兵，并分别列出了名字。

“最累的一次是我一天骑行了上百里路，走访了18个村子，和村里的老人不停地说话，从早到晚，一刻没有闲着。为了节省时间，吃的就是简单的一个饼。”任世说，“自己这么急着赶路，就怕慢一步老人走了，又丢失了一份记忆，一份证据。”

任世说，自己一次到临沂大岭村探

访一位姓赵的老人。赵老告诉任世说，当年日军到村时，在村庄的庙里用机枪杀了几十口子的孩子，其中一个小孩就是因为埋藏在尸首中而幸免躲过一劫，存活至今。而当任世说听说后，想要前去拜访时，赵老却拉住了任世说，不能去了。“赵老告诉我，如果我一个月前来，那唯一存活下来的人还能告诉我所经历的事情，而现在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家里人已经准备好了哭孝。”

任世说，在他访问的这些见证者老人中，约99%的老人已经不在。“唯一庆幸的是，这些老人在若干年前，活着的时候，我到了他们的前面，记下他们想说的话，把他们的这份记忆留了下来。”

在任世说的书房里，有一个保险柜，里

面珍藏近40本泛黄的笔记本和数千张黑白照片。

年事渐高，任世说出去调查逐渐减少，开始整理分类这些年来收集到的资料。他把资料用毛笔写在宣纸上，漂亮的繁体工笔小楷记录了一个个血腥的故事。纸张连起来组成长达数米的卷本。任世说共整理了大逃亡卷、大屠杀卷、性暴力卷、劳工卷等12个大本，字数逾百万。其中，《大屠杀卷》记述5000余人的详实案例，是任世说最重要的调查成果，记录日军在华暴行，血债累累、罄竹难书。

“有许多次当我找到台儿庄战役参战老兵时，他们已因年迈而过世，这样的人去世意味着战争记忆随之消失”，

任世说，他立志把79年前乡土浸染的鲜血和百姓留下的泪水提炼成史料，去伪存真，还原历史，告诫后人切莫遗忘历史。

他还把照片按地区分类，编上编号，注明受访老人姓名、村庄、年龄、采访时间。下一步要录入电脑，做成数据库，方便查阅研究，永久保存。

任世说：“日本对进攻中国有各式各样的记录，但官方不可能记述自己的罪恶。”而任世说的调查成果正是日军在华暴行的铁证。中国籍日本史学者、日本冈山大学文学部教授麦克实称：“填补了日本资料的空白。”



本栏目主持人：严冰